

尊经阁记

赵伯陶译

经乃是永恒的道理。当它存在于天时就叫作“命”，赋与人时就叫作“性”，主宰人身时就叫作“心”。心、性、命三者是同一的。

沟通人与万物，遍及四海之内，充塞天地之间，贯穿古往今来，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同，不会有任何变化者，就是那永恒的道理。当它体现于人的情感时，就化为同情之心、羞耻之心、谦让之心与是非之心。当它反应于事理之中时，就表现为父子间的爱敬、君臣间的忠义、夫妇间的区别、长幼间的次序以及朋友间的信义。这同情、羞耻、谦让、是非之心，这爱敬、忠义、次序、区别、信义之理，说起来是一回事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心、性、命啊。

沟通人与万物，遍及四海之内，充塞天地之间，贯穿古往今来，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同，不会有任何变化者，就是那永恒的道理。用它来讲人事与自然阴阳变化、生长消亡的运作，就称作《易》；用它来论国家法纪政事的举措，就称作《书》；用它来记抒发情感的歌咏，就称作《诗》；用它来述礼仪制度的规定，就称作《礼》；用它来谈欢喜平和之音的生成，就称作《乐》；用它来辨真诚与诡诈、邪恶与正直的区别，就称作《春秋》。这阴阳变化、生长消亡的运作直到真诚诡诈、邪恶正直的区别，说起来也是一回事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心、性、命啊。

沟通人与万物，遍及四海之内，充塞天地之间，贯穿古往今来，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同，不会有任何变化者，就是那称作“六经”的典籍。六经并非别的东西，乃是我等心中存在的永恒的道理。所以，那称作《易》者，是记述我等心中的矛盾变化的；那称作《书》者，是

记录我等心中的法纪政事的；那称作《诗》者，是记载我等心中的情感歌咏的；那称作《礼》者，是记述我等心中的礼仪制度的；那称作《乐》者，是记录我等心中的欢喜平和的；那称作《春秋》者，是记载我等心中的诚伪邪正的。君子对于六经，能从自己心中探求矛盾变化并按时推行者，这就是重视《易》啊；能从自己心中探求法纪政事并按时施行者，这就是重视《书》啊；能从自己心中探求情感歌咏并按时抒发者，这就是重视《诗》啊；能从自己心中探求礼仪制度并按时宣扬者，这就是重视《礼》啊；能从自己心中探求欢喜平和并按时促成者，这就是重视《乐》啊；能从自己心中探求诚伪邪正并及时分辨者，这就是重视《春秋》啊。

古代圣人坚持维护做人的准则，又为后世担忧，所以才有了六经的著述。这就像富家人的父、祖辈，唯恐他的产业和积蓄至其子孙手中，有遗失流散的可能，以至于最终贫困得无法生存，因而将家产全部登记在簿再传给他们，以使子孙世代守住这些产业和积蓄并享用它们，免除贫穷的困苦。所以六经就是我等心中的帐簿，而六经的内容实质，则存在于我等心中。这就犹如产业与库藏的积蓄，种类俱全，都存储于家中，而帐簿上登记者，不过是它们的名称、形状、数目罢了。然而世上的一些读书人，不懂得从自己的心中探求六经的实质，却只在一些传闻或文句词义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，浅薄而固执地认为这就是六经了。这种作为正如那些富家人的子孙，不是设法守住和享用他们的产业与库藏积蓄，而是一天天将它们遗失流散，以至于成为穷人乞丐时，还傲慢地指着他们的帐簿说：“这些是我们的产业与库藏积蓄。”上面所说的那些读书人，与这种富家子孙的行径有什么两样呢？

唉！六经这门学问，不能为世人所正确理解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追求功利目的，崇尚异端邪说，这就叫“乱经”。专习训诂考据，讲求记忆背诵，沉溺于浅见陋识之中，并以此遮掩天下

人的耳目,这就叫“侮经”。夸饰词藻,竞相诡辩,掩饰奸邪之思与盗贼之行,排除异己,追逐私利,而且还自以为博通经义,这就叫“贼经”。像这样一些人,连上面所说的帐簿都一起割裂毁弃了,难道还会晓得重视六经的道理吗?

绍兴原有一座稽山书院,在卧龙山的西面山冈上,已经荒废很久了。绍兴知府渭南人南大吉,在对百姓施行政教之余,慨叹痛悼那种末流之学的支离破碎,计划用圣贤之道教化读书人。于是就让山阴县令吴瀛拓展书院,整修一新,又在书院后面修建了一座尊经阁,说:“六经经义一旦解释纯正,百姓就会振作向善,百姓振作向善,就不会有邪恶之人了。”尊经阁落成,南君请我写几句话,用来劝导众读书人。我既然推辞不掉,就写了这样一篇记。唉!世上的读书人,看了我的文章,若能从自己心里得到印证,那么也就差不多懂得为什么要重视六经的原因了。

【原文】

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谓之“命”,其赋于人谓之“性”,其主于身谓之“心”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

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。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,皆所谓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。

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^①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^②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

之行也，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，一也，皆所谓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。

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《乐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盖昔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^③，犹之富家者之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或至于遗亡散失、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，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，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^④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矻矻然以为是六经矣^⑤。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、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亡散失，至为窳人丐夫^⑥，而犹噤噤然指其记籍曰^⑦：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。”何以异于是？
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。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。侈淫词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，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^⑧，在卧龙西冈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

大吉^⑨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^⑩，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，曰：“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”阁成，请予一言以谏多士^⑪。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则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已。

①阴阳：指自然界对立的两种力量。 消息：指事物的消歇、生长。

②条理：指一些礼仪准则。 节文：指礼仪制度。 ③极：准则。 ④影响：影子和反响，这里指关于六经的传闻、注释。 ⑤矜矜(kēn)然：浅薄固执的样子。 ⑥窶(jù)人：贫穷的人。 ⑦嚵嚵然：自鸣得意的样子。

⑧越城：在今浙江绍兴。 ⑨郡守：郡的长官。这里借指知府。南大吉：绍兴知府。王守仁的门生。 ⑩山阴：绍兴府治。 ⑪谏(shěn)：规劝。

象 祠 记

赵伯陶译

灵博山上，有一座象祠。山下居住着的众多苗民，都把象当作神灵来祭祀。宣尉使安君根据众苗民的请求，翻修了象祠的房屋，并且请我作一篇记文。我问他：“毁掉它呢，还是重修它呢？”他说：“重修它。”“重修它？有什么理由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这座祠的来历，大概没有什么人知晓了。然而我们各族中居住此地的人，从我父亲、祖父一直到曾祖、高祖以上，都尊崇象并且祭祀他，按时举行不敢废止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呢？有鼻那个地方的象祠，唐朝人就曾毁掉过。象的为人，以作儿子的规范衡量他可称不孝，以作弟弟的规范衡量他可称傲慢无礼。对象的祭祀，废止于唐代，却仍留存于今天；废止于有鼻那个地方，却仍盛行于此地。为什么这样呢？”

我知道其中的道理了：君子喜欢某一个人，就对那个人房屋上停留的乌鸦也产生好感，何况是对待圣人的弟弟呢？如此看来，祭祀的是舜，而不是象。想那象死的时候，大概是在舜舞干羽致使有苗归顺之后吧！否则的话，古代那倔强而又凶狠之人难道还少吗？可对象的祭祀却偏偏延续于世。我通过这个事例更加体会到舜的道德高尚已极，深入人心，他的德泽流传广远并且悠久。

象的品行不端，大概仅是他初期的表现，又怎能知道他后期没有被舜所感化呢？《尚书》上不是这样说过吗：“舜能够用孝德使全家和睦、安定，淳厚善良，不至于邪恶。”又说：“舜的父亲瞽瞍也变得和顺了。”这证明瞽瞍已经变成慈父了。如果象仍不敬爱哥哥，就不能说是全家和睦了。不断向善，修养品德，就不会走向邪恶；不向坏的方面发展，就必然走上善途。的确如此啊，象已被舜所感化了！《孟子》说：“舜派遣官吏治理象的封国。”象就不能为所欲为。这正是舜对象爱得深切、考虑周详，而支持辅导他的方法也很周全啊。否则，像周公那样圣明，他的兄弟管叔、蔡叔却仍免不了身败名裂。这也可以表明象被舜所感化，所以能够任用贤能之人，而且安于职守，恩德施加到百姓身上，已经去世了，人们仍然怀念他。诸侯的卿，由天子直接任命，那《周官》的制度，或许也是仿照舜封象的故事吧！

据此，我更加有理由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天下没有不能感化的人。如此看来，唐人毁弃象祠，是根据他初期的表现；今天众苗民祭祀他，是根据他后期的表现。这个道理，我准备向天下人说明白，使大家知道，一个人不善良，即使如象一样，也还可以改正；而君子修养品德，达到尽善尽美的时候，即使遇见如同象那样品行不端的人，也还是可以感化转变他的。

【原文】

灵博之山^①，有象祠焉^②。其下诸苗夷之居者，咸神而祠之。宣尉安君^③，因诸苗夷之请，新其祠屋，而请记于予。予曰：“毁之乎，其新之也？”曰：“新之。”“新之也何居乎？”曰：“斯祠之肇也^④，盖莫知其原，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，自吾父、吾祖溯曾、高而上，皆尊奉而禋祀焉^⑤，举而不敢废也。”予曰：“胡然乎？有鼻之祀^⑥，唐之人盖尝毁之。象之道，以为子则不孝，以为弟则傲。斥于唐，而犹存于今；坏于有鼻，而犹盛于兹土也，胡然乎？”

我知之矣：君子之爱若人也，推及于其屋之乌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？然则祠者为舜，非为象也。意象之死，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^⑦？不然，古之骜桀者岂少哉？而象之祠独延于世。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泽之远且久也。

象之不仁，盖其始焉耳，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？《书》不云乎^⑧：“克谐以孝^⑨，烝烝乂^⑩，不格奸^⑪”，“瞽瞍亦允若^⑫”。则已化而为慈父。象犹不弟，不可以为谐。进治于善，则不至于恶。不底于奸，则必入于善。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。《孟子》曰^⑬：“天子使吏治其国。”象不得以有为也。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，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。不然，周公之圣，而管、蔡不免焉^⑭。斯可以见象之见化于舜，故能任贤使能，而安于其位，泽加于其民，既死而人怀之也。诸侯之卿^⑮，命于天子，盖《周官》之制^⑯，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？

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。然则唐人之毁之也，据象之始也；今之诸苗之奉之也，承象之终也。斯义也，吾将以表于世。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，犹可以改；而君子之修德，及其至也，虽若象之不仁，而犹可以化之也。

①灵博之山：在今贵州黔西。

②象：传说为舜的同父异母弟，与其

父瞽叟多次谋害舜未遂。舜继位后,不计前嫌,仍封他为有鼻国国君。

③宣尉:即宣尉使。明代少数民族地区设有由当地土人世袭的土司,掌军民事务。最高的上司武职即是宣尉使。 ④肇:始。 ⑤禋祀:祭祀。

⑥有鼻:在今湖南道县北。相传象封于此地。 ⑦干羽:舞具。干,盾;羽,雉尾。相传舜曾命禹征伐南方的部落有苗,有苗不服,舜于是“舞干羽于两阶”,表示停止战争,推行礼乐教化,于是有苗归顺。 格:来。引申为归顺。

⑧《书》云:引文见《尚书·尧典》。 ⑨克:能够。 ⑩烝烝:淳厚的样子。 乂(yì):善。 ⑪格:至。 ⑫允:信实。 若:和顺。 ⑬《孟子》曰:引文原见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 ⑭管、蔡:周公的弟弟。周公代理周成王执政时,二人伙同武庚反叛被镇压。 ⑮卿:天子与诸侯的最高臣僚。 ⑯《周官》:即《周礼》,记载了周代制度。

瘞 旅 文

骆玉明译

正德四年七月三日,一位不知姓名的吏目,携带着一子一仆,自京城赴任,经过龙场,投宿在当地苗人家。我透过院子的篱笆望见他们,本想前往拜访,打听北方的情况,那时阴雨不绝,天色愈显昏黑,也就作罢。第二天一早,派人前去探望,他们却已经上了路。将近中午,有人从蜈蚣坡来,说起蜈蚣坡下死了一位老人,身旁有二人哀哀地哭泣。我说:“这必定是那个吏目死了。可叹啊!”黄昏时分,又有人来,说蜈蚣坡下死了二个人,一个人坐在尸体旁痛哭。探问三人的情形,知道是那吏目的儿子也死了。隔了一天,又有人从蜈蚣坡来,说看到坡下堆积了三具尸体,那么,那个仆人又死了。呵,呵,令人何其哀伤!

想到他们陈尸荒野,无人收葬,我便叫了二名童仆,带上畚箕、铁锹,前往蜈蚣坡埋尸。起初二童仆显出为难的神色,我说:“唉,我同你们,犹如他们三人,彼此都是一回事啊!”二名童仆听了伤心

流泪，自愿前往。于是我们在尸体旁的山脚下挖成三个土坑，埋葬了他们。又用一只鸡、三碗饭作为祭奠，长叹流泪，告于鬼魂，道：

呵，呵，令人何其哀伤！你是什么人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在此祭奠你的，是龙场驿丞、余姚人王守仁。我和你，都是出生于北方文明之地，但我不知道你的家乡在哪一州哪一县，不知你为什么来做这荒蛮山野的鬼魂？古人不轻易离开家乡，即使外出做官，也不超出千里之遥。我是因得罪朝廷，被流放到此，说来是理所应当；你却有何罪过？听说你的官职不过是吏目，论俸禄不足五斗米。你带着妻子儿女，亲自耕作，可以得到同样的收入，为什么拿你七尺之躯换这区区五斗米的俸禄？这还不够，又添上你的儿子和仆人？呵，呵，令人何其哀伤！你如果真是贪恋五斗米的俸禄而来，就该欢欢喜喜地踏上长途，为什么那一天我望见你的面容，愁眉不展，像是不胜忧苦的样子？想你顶着风霜雨露，攀越悬崖峭壁，奔走于万峰之颠，时饥时渴，劳苦困顿，筋骨疲惫，再加上山间的瘴疠之气从外侵入，忧郁的情绪在内心煎熬，这还能不死吗？我原本知道你必死无疑，却未曾想到如此之快，又未曾想到你的儿子、仆人也匆匆化为异物！说来这也是你自招不幸，我又有什么可说？我顾念你们三人的尸骨无依无靠，因而前来埋葬，却使我产生了无穷的悲怆！呵，呵，令人何其哀伤！即使我不收葬你，那幽暗的山崖下有成群的野狐，阴晦的山沟中有滚滚的毒虫，也会将你吞埋在腹中，不致让你长久暴露于荒野。你对这一切当然已经无知无觉，但我又怎能忍心不问呢？自从我离开父母和家乡来到这里已有三年，经受瘴气的毒害而尚能苟且保全，是因为我未尝有一天凄凄戚戚。如今我如此悲伤，是为你的缘故多，为自己的缘故少——我是不宜再为你悲伤了！让我为你唱一支歌，你听着吧。歌子说：

群峰连绵与天相接呵，飞鸟难通；

游子四望怀念家乡呵，不辨西东。

不辨西东呵，高高的天空却是相同；
异乡边地呵，也总在大海环绕之中。
达观的人随处寄寓，不必固守家园，
游魂呵游魂呵，莫要哀伤，莫要悲痛！

再唱一支歌劝慰说：

你我都远离了家乡呵，听不懂蛮人的言语。
生死不可预知呵，或许我也会送命此地，
那时你就带着儿子、仆人，在我身边跟随吧。
我同你游玩嬉戏呵，驾着紫彪和文螭，
让我们登高遥望故乡，发出长长的叹息。
倘若我有幸生还呵，还有儿子、仆人跟随着你；
道路旁累累的坟墓呵，不多是北方流离之士？
不妨同他们结伴呼啸，在此徘徊吧！
有风露为饮食，不会令你忍渴受饥。
你就安居呵，早晨与麋鹿结友，晚间随猿猴栖息；
莫要怀恨做了厉鬼，在这村落里作祟！

【原文】

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^①，有吏目云自京来者^②，不知其名氏，携一子一仆，将之任，过龙场^③，投宿土苗家。予从篱落间望见之，阴雨昏黑，欲就问讯北来事，不果。明早，遣人覘之^④，已行矣。薄午，有人自蜈蚣坡来，云：“一老人死坡下，傍两人哭之哀。”予曰：“此必吏目死矣，伤哉！”薄暮，复有人来云：“坡下死者二人，傍一人坐哭。”询其状，则其子又死矣。明日，复有人来云：“见坡下积尸三焉。”则其仆又死矣。呜呼伤哉！

念其暴骨无主^⑤，将二童子持畚、鍤往瘞之^⑥。二童子有难色然。予曰：“噫！吾与尔犹彼也。”二童闵然涕下^⑦，请往。就其傍

山麓为三坎，埋之。又以隻鸡、饭三盂，嗟吁涕洟而告之曰：

呜呼伤哉！絜何人^⑧？絜何人？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^⑨。吾与尔皆中土之产。吾不知尔郡邑，尔乌乎来为兹山之鬼乎？古者重去其乡，游宦不逾千里，吾以窜逐而来此，宜也。尔亦何辜乎？闻尔官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，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，胡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？又不足，而益以尔子与仆乎？呜呼伤哉！尔诚恋兹五斗而来，则宜欣然就道，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，蹙然盖不胜其忧者^⑩？夫冲冒霜露，扳援崖壁，行万峰之顶，饥渴劳顿，筋骨疲惫，而又瘴疠侵其外，忧郁攻其中，其能以无死乎？吾固知尔之必死，然不谓若是其速，又不谓尔子、尔仆亦遽然奄忽也^⑪。皆尔自取，谓之何哉！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瘞耳，乃使吾有无穷之恻也。呜呼伤哉！纵不尔瘞，幽崖之狐成群，阴壑之虺如车轮^⑫，亦必能葬尔于腹，不致久暴尔。尔既已无知，然吾何能为心乎？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，三年矣，历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伤若此，是吾为尔者重，而自为者轻也，吾不宜复为尔悲矣。吾为尔歌，尔听之。

歌曰：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，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。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。达观随寓兮莫必予宫。魂兮魂兮无悲以恫。

又歌以慰之曰：与尔皆乡土之离兮，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。性命不可期，吾苟死于兹兮，率尔子仆，来从予兮。吾与尔邀以嬉兮，骖紫彪而乘文螭兮^⑬，登望故乡而嘘唏兮。吾苟获生归兮，尔子、尔仆尚尔随兮，无以无侣悲兮！道傍之冢累累兮，多中土之流离兮，相与呼啸而徘徊兮。餐风饮露，无尔饥兮。朝友麋鹿，暮猿与栖兮。尔安尔居兮，无为厉于兹墟兮。

①正德四年：1509年。正德，明武宗年号。

②吏目：掌管官府文书的

低级官吏。 ③龙场：在今贵州修文。 ④覘(chān)：察看。 ⑤暴(pù)：暴露。 ⑥鍤(chā)：铁锹。 瘞(yì)：埋。 ⑦闵然：忧伤的样子。 ⑧繁(yì)：句首语气词。 ⑨驿丞：明代所设掌管邮递迎送的官员。正德二年，王守仁因触犯宦官刘瑾，而贬为龙场驿丞。余姚：今属浙江。 ⑩蹙(cù)然：忧愁的样子。 ⑪遽(jù)：急速。 奄忽：死亡。 ⑫虺(huǐ)：毒蛇。 ⑬驂(cān)：一车驾三或四匹马时，两旁的两匹马叫驂。 紫彪：紫色斑纹的虎。 文螭(chī)：有花纹的蛟龙。

唐顺之

唐顺之(1507——1560)字应德，武进(今江苏)人，嘉靖八年曾获会试第一名，当过兵部郎中，曾亲自率兵船与倭寇作战，后来升任右佥都御史、代凤阳巡抚，人称荆川先生。在明代中叶文坛上，他是后世称为“唐宋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所谓“唐宋”其实只是对抗前后七子“文必秦汉”主张的借口，并不见得他们写出来的散文都像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唐顺之一面主张作文章要直抒胸臆、信手拈来，“开口见喉咙”，一面又主张要符合唐宋文的“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”，但从他自己的作品看来似乎还未能把这两方面融为一体，倒是模仿唐宋人的口吻、格局这面为多，他对于自己的散文有一个评价，是“大率宋头巾气习”，在他看来是一种自谦的赞语，在今天看来却成了一种不打自招的贬词。从下面所选的这篇《信陵君救赵论》中可以看到，他的确揣摩了不少宋人的史论，写得很像苏轼、王安石等人那种开阖跌宕又标新立异的风格。

信陵君救赵论

叶君远译

评论的人把盗窃兵符看作是信陵君的罪过，我认为这并不足